

CHILECHUANWENCONG

西部文学艺术传播研究

滿都麦母语文艺创作研究

(上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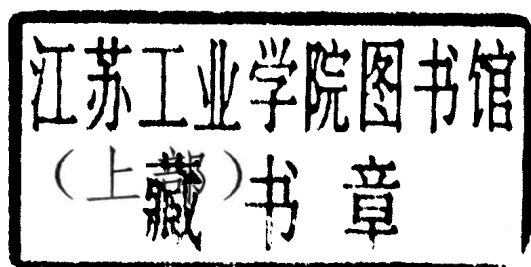


栗原小菰
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部文学艺术传播研究

满都麦母语文艺创作研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敕勒川文丛.小说卷/满都麦主编.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8

ISBN 7-204-06238-8

I. 敕... II. 满... III. ①文学—作品集—内蒙古—当代
②小说—作品集—内蒙古—当代
IV. 1218.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0621 号

满都麦母语文艺创作研究

栗原小萩·编

* *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乌盟盟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5 字数:105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204-06238-8/I·1105 定价:16.00 元

当代华语名家及力作研究论丛

编辑委员会

名誉总编：吉狄马加 晓雪

常务总编：栗原小荻

主任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乌热尔图/尹汉胤/扎拉嘎胡/巴彦布
白桦/石太瑞/伊丹才让/伍略
关纪新/农冠品/吉狄马加/吕进
孙健忠/何锐/吴开晋/李远强
杨春时/汪玉良/邹建军/陈超
陈思和/林非/金哲/涂成淼/晓雪
益希单增/栗原小荻/郭小东/高深
梅洁/曾镇南/意西泽仁/楼肇明
蓝怀昌/蓝海文/雷达/廖全京/潘琦
霍达/戴翊

主 编：栗原小荻 蓝海文

特邀编辑：赵海忠

目 录

1	必须的挑战与必定的构建	栗原小荻
8	骠骑迎刃:不畏艰险的突围之履	栗原小荻
14	学者型蒙古族作家满都麦	马明奎
19	“不守本分”论	苏尤格
23	杭盖草原的牧歌	何镇邦
28	将心灵溶化在草原	秦万里
30	虔诚的民族歌者	黄 薇
40	历史追寻的现代蜕变	马明奎
54	浅议《满都麦中短篇小说选》	哈 斯 钢土牧尔(译)
60	人之尊严的坚定捍卫者	赵海忠

70	关于满都麦小说的美学管窥	高永斌
80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	高 丽
87	一个救弱拯善的文化“情结”	流 石
92	生态审美意义上的人格重建	马明奎
107	生态:从现代批判到诗性恢复	马明奎
123	理性:在神秘与荒诞之间	马明奎
133	走向哲学沉思的艺术回眸	马明奎
136	信仰之上的祈祷	王浚平
142	读《巴图发财梦》有感	戚效忠
145	勇于探索 敢于创新 钢土木尔 朝克图	
164	写在《满都麦母语文艺创作研究》出版之际	满都麦

必须的挑战与必定的构建

——《当代华语名家及力作研究论丛》总序

栗原小荻

若从显学的角度来观察，勿庸讳言：当代华语文化艺术既没有完全敞亮出人类层面的普遍性和共振性，又尚未根本体现出民族精神的特殊性和实质性，它的外在表现形式极其的模糊（诚然，也可能暗含着一种弹性）。因而，按我个人的意思：如用“社区”这样的词令来描绘此一段历史的华语文化艺术，想必是最恰当不过的。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社区”作为一种区域意义的人文符号，也是一种封闭形态的象征意识，描绘得是不是暗淡了一点？或许，有人可能会对此持有一定的异议。比方说，少不了就有那么一类“好事者”，总会认为我这样的界定，是“有失其当代华语文化艺术的颜面的光辉”。尽管，“好事者”也会从心底里承认我在表述上的中肯。无论怎样说，都不会影响我深入肌里的言语，我天性就酷爱揭示本质，这对“好事者”来说同样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

接着，我拟首先把当代华语文化艺术社区划分为三个居民片：中国大陆乃其一；港澳台乃其二；海外诸国乃其三。这里，我暂且搁置后两者不论。本文主要述及中国大陆。

在我看来，中国大陆如今缺乏的绝对不是作家和艺

人。这样两大类所谓的“文化角色”，对于当代社会生活而言，早已泛滥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我们不妨从以下的实证中得出结论的可信度：

就目前为止，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已接近七千人，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的会员加在一起，至少是这个数目的四、五倍。这只能算是“级别”最高的一部分；然后把各个省、中直市、自治区的作家协会和文联的会员统计起来，二三十万人这个数目是不是保守了点？这还只是“级别”居中的一部分；如果再把各地市州、各县市区、以及各行业的文联和作家协会的会员全都盘点出来，六七十万人马差不到哪里去。即使如此，这些也都还是各级官方或半官方程度不同地认可的作家和艺人。

然而，未经任何法定级别组织机构认可的一类，兄弟伙与姐妹们随意相互赠冠的一类，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嘲的一类，商人和传媒结盟暗箱制造的一类等等，亦是说，所谓的“作家”或“艺人”们，其数量，又岂止“百万大军”可以比喻？千儿八百万总该有的。

所以，我们仅从上面粗略估计的诸多数据中，亦不难一眼而瞥之——这个问题并非无稽之谈。当然，数据只能说明一个量的问题。如从质地上讲，中国大陆具有真正意义的文学家、艺术家，仍也还是一个异常式微的问题。

其实，“两个问题”和我所要进一步阐明的东西，并不发生逻辑上的矛盾。相反，它是在明白无误地提示：为什么量与质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差？这恰恰正是我们务必要认真思考和梳理的东西。我会逐步地让同行或读者了解导致这种二律背反状态的诸多因素。

与中国大陆不缺乏作家和艺人直接相对应的，还在于中国大陆亦同样也不缺乏人文理论工作者。诸如被业内业外的人士通常称谓的“文化时评家”、“诗歌批评家”、“艺术评论家”、“文学史撰家”、“文艺研究家”等等。这些号称“专事理论”的学者，除少许部分身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多数实际上是由职业教育部门（中、高等院校）的讲授者所拼凑。说客气些，是这类执教者在“兼职理论”。

窃以为，源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也罢，来自中、高等院校的学者也罢，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都逃离不出既定的书本。无论是“这一种”书本，抑或是“那一种”书本，相异的也只是门户和派别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栖居在同一把“铁伞”之下，接受的也是同一种贯穿的经义和指令，对社会和人生不可能拥有多维的或足够的深刻体察，难以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认知世界。严格地说，他们只能随行就市地成其为单一书本知识的沿袭者和传递者；如果硬要他们创造性地生长为“自成体系”一类的参天大树，无疑是一种百分之百的强行地发人所难。

我之所以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在不同时期的文论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和提醒受众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大陆最缺乏的是具有人格魅力和文本魅力双重制导的文学思想家、审美哲学家、文化艺术批评家、学术本体理论家、严肃而公正的文艺史学撰写家等等，总是有其道理的。

因为，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带来的贻害性和严重性，就

只能眼睁睁地瞧着萌生中的、真正的文化艺术大师，被轻而易举地遮蔽或“谋杀”；反之，而五花八门的小丑和跳蚤似的、受各种利益驱使乱捧出来的所谓“文化艺术明星”，且会长期割据并占领着华语文苑的重镇。如此下去，就很难结束华语文化艺术在国际社会的屈尊局面。

我想，人们应当有充分的理由确认：这绝对不是我栗原小荻才持有的一种看似“杞人忧天”的情绪，大凡有良知的任何一位华语文化艺术分子都会深具同感。

我得更进一步地阐明：倘要在 21 世纪初叶的岁月里，就能提升华语文化艺术产业的高格品位，以便汇入国际文化艺术生活的前沿行列；那么，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当然应是如何建立全新的华语文化艺术的理论。与此同时，切实加强华语文化艺术的批评，努力拓展学术研究方法的多维空间。

事实上，也只有当理论大厦的稳固形成，批评原则的正常运用，学术气象的万千繁荣，才能确保华语文化艺术的创造氛围日益显盛；各类真正优秀的文化艺术家以及各种真正优秀的文化艺术品，也才会“长江后浪推前浪”般的、一批盖过一批地不断诞生和涌现。

如按以上所述的意义来讲，《当代华语名家及力作研究论丛》的陆续编辑与相继出版，或许很有可能为我们的华语文化艺术理论的营构，提供一块探索与进取的平台。我满含深情地把它称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思想界的一艘航空母舰”。（诚然，该套丛书的意图和出版前景，亦不完全限于中国大陆，它还将囊括和覆盖整个华人世界。）并还衷心地祝愿新锐的文化艺术理论及其研究方

法，或多或少的能从这里大胆展露，而一批富有创造才气的各个种类和风格的文化艺术批评家，也能卓具成效地从这里径直起飞。

我说这番话，显然是有依据和因果的。至少带有预见性。在此之前，虽然中国大陆拥有为数可观的文化艺术理论工作者，但也不能不承认，如用“当代”这个时间概念来概括的话，华语文化艺术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个事实是由不得否认的。我们当代的华语文化艺术理论工作者所使用的理论基调和批评方法，压根就不是产于自身的创造，就连对“既有”的发展也谈不上。那是什么呢？是一味儿地承袭和模仿古代文人与异域文人的东西。只能说是一种话语的移植和挪用，不能说是一种理论与批评。

也许，戏剧艺术和比较文学这两门学科是个例外，偶尔还能撞见他们自己弄出来的活儿。其他的诸如外国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之类，委实不敢让人有太多的恭维。尤其是有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更是步人后尘和拾人牙慧。

我就举例北京大学来说吧，这可是一所令中国大陆学子仰慕的人文高等学府（甚至我本人先前也是这么看待的）。前两年，因偶然的机缘，我曾同好几位看上去名气似乎挺大的人文学者做过交流。换句话说，交过锋。遗憾的是，不到两、三个回合，他们便各自败下阵去。尽管，他们兴致盎然地要和我继续探讨一些学术问题，可是，不对等的感觉让我丧失了对话的乐趣。甚而，我有一种隐隐的忧虑和阵阵的痛心，北京大学的高知阶层（诚然，也不

是全体)尚且如此,其他又何以视之或论之?

当然,偌大一个中国,出类拔萃的当代人文学者应该还是有点的。比如复旦大学的陈思和、郜元宝等,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洁非、郭宏安等,比如青年批评家王彬彬、邹建军等,还是称得上为“鹤立鸡群”的。只是这样的“鹤”太稀罕了些,如能有一大批的话,当代华语文化艺术的理论建设就有希望的前瞻了。

借这篇序言的写作契机,我还要指出一点:我们的华语文化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惯常情况是——较能看出政治对文化艺术的支配,较能看出道德对文化艺术的桎梏,较能看出商业对文化艺术的诱惑,较能看出生存对文化艺术的误读,较能看出现实对文化艺术的隔膜;但却从不正视自身的思想贫血,从不检讨自身的思维方式,从不培养自身的人格魅力,从不训练自身的语言艺术,从不拓宽自身的视野范畴,等等。总之,压根就没有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高度结合的人文精神。因此,被世俗左右或利用世俗,也就天然成了我们华语文化艺术理论工作者的一种传统,一种真正可怕可憎的传统。

所以说,《当代华语名家及力作研究论丛》要做的工作肯定是很浩繁和沉重的。它需要编者与作者同时拿出勇气和智慧,携手精进,协力完成。

具体而论,它既要调整一些研究对象的取舍视角,打破以往对名家或力作的通观认识的局限性;也要提供一些新颖独具的批评方法,让业内业外人士都能直接感知有关理论的可塑性;还要承担一些举贤荐能的伯乐之事,把真正优秀的文艺将才文艺产品推向受众;更要肩负一

些书写文史的必备责任，为重建华语文化艺术领域的井然有序而献血尽忠。当然，这些都要取决于理论家、批评家们的实际才能和心甘情愿。但我非常坚信：起码应该会有别于其他同类同行。

最后，我要向《当代华语名家及力作研究论丛》的另一位主编、香港著名诗作家、出版家、文化活动家蓝海文先生深表敬意！感谢蓝海文先生以其非同寻常的智慧之眼和博大宽容的文化胆略，冲破商业利益的狭益意识和诸多制约，所给予我们的鼎力支持。正因这种支持的真诚和强度，才使得“这艘”被我称之为“人文航母”的、理论精神的“巨大船舶”——能够按部就班地铿铿锵锵的建造。

那末，让我们和受众一起祝愿它早日竣工，看着它乘风破浪、义无反顾地驶向世界人文理论的大海。OK！

2001年3月26日成都

骠骑迎刃：不畏艰险的突围之履

——《满都麦母语文艺创作研究》序言

栗原小荻

与纯粹的汉族文学艺术家的汉语言文学艺术创作比较，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造的语境中，即使是同样使用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创作，依然也一向被视为是所谓的边缘或另类；而用地道的少数民族母语所进行的文学艺术创作，则不啻于更是被确认为“边缘”之边缘、“另类”之另类了。诚然，“确认”是由内部的（部分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家或学者）与外部（部分汉族文学艺术家或学者）共谋的。亦是说，“确认”的形态大抵有两种：被强势话语的喧哗所覆盖，此其一；被自身盲从的默许所屈蹲，此其二。

抑或正是由于思想观念的萎缩滞后，民族文化的太过收敛，母语文字的相对制肘，地理区域的天然局囿，政治经济的尚欠发达等等因素，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艺术家在这个特定的、以汉文化传媒和汉文化受众为主宰的、或曰为“中心”的信息时代里，其延伸与张扬的幅度和力度究竟有多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许许多多的深为母语民族受众所熟悉和拥戴的（即使是放到整个中国文坛来观照，也不可否认的）十分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出的作品，并未获得本该获得的文艺受众之广泛的知遇、业界人士之高度的重视。我们认为，如此一来，无论是对母

语文学艺术家个人而言，还是对整个文学艺术界事业而言，倘从文学艺术传播学的这个层面上讲：亦觉都不能不算是一种莫大的缺憾。

仅就目前来说，蒙古族著名母语小说家、书法家满都麦先生，自也当然不能排除在此种“缺憾”之外。尽管，他的母语文学作品《满都麦小说选》新近荣获“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从选票数字的统计上看，显然是名列前茅的，不可谓不出众；尽管，他的《娅玛特老人》等三部小说此前就曾分别获得过内蒙古自治区的最高文学创作奖“索龙嘎奖”，并还是以一、二、三届连捧的，包括他的《满都麦儿童文学选》所获的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不可谓不辉煌；尽管，他的蒙文书法作品多次在内蒙古自治区及国家级的大展中，同样几度获得嘉奖，这项原非他的专业的成就，不可谓不颇高。

但我们仍坚持认为：获奖这类荣誉，若是对于一个较为平面的文学艺术家而言，其可喜可贺的程度自不必细说，那显然已是相当的足矣了。然而，对于像满都麦先生这么一位深具大家潜质的重量级的母语小说家、书法家来说，无疑于仅仅只能被视为一种顺理成章地起码的认同和鼓励。再回头从文学艺术传播学的角度上讲，获奖这码事也太过局部性了，它几乎不能彰显一个真正的文学艺术家的本体，更用不着说是全部。换言之，像满都麦这类寓意丰沛的文艺骠骑，其不畏艰险突围之履，又岂是几项阶段性、方位性、时政性的纸金奖励可以涵盖得了的？

显然，这就实实在在的需要我们这些从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尤其是从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艺研

究的专家学者，能够敞开胸怀，基于人本的良知和科学的精神，不断地、更广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热情关注与文本梳理，包括运用多媒体、多形式、多渠道地承载与传播。这样做，是很符合党和国家的现行文艺方针政策的，与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精神，更是有着脉理上的相通。

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设在中国北部内地重镇成都的西部文学艺术传播研究所，目前正在致力为这位远在中国西部边陲的、也是正当年盛的蒙古族母语小说家、书法家，尝试着组织编选一部名为《满都麦母语文艺创作研究》的文论结集，集内收入了何镇邦、马明奎、钢土木尔、朝克图、苏尤格、高永斌、王浚平、秦万里、黄薇、流石等十余位不同民族的人文专家学者们的估价文字，其中有评、有介、有论、有述、有解、有析。这些读来饱含激情而又充满理性的估价文字，真可说是角度各异、掷地有声呵！相信受众读后也自会有掂量的法度，我就不在此单就这个问题过多的饶舌了。

或许，人们可能会问：西部文学艺术传播研究所这个成立不久的、十分年轻的学术机构，为何偏偏首选了满都麦做如此重点的推崇对象？

我们拟从两个主要的方面来谈：

A、做为小说家的满都麦，我们授引蒙古族年迈的著名小说家扎拉嘎胡的有关话语来概括，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理由。扎拉嘎胡在《喜听古歌新韵》一文中，针对满都麦的创作生涯时指出：“这是一个已然老成却是新近脱颖的作家，深厚的蒙古史研究和卓越的艺术素养使他的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文学。他的作品格调雅丽，气

象雄浑，作为为数不多的蒙文创作家，他的语言显示了蒙古语文特有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而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全国知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汉族）先生，也对此佐证道：“一位用蒙古族语文写作的蒙古族作家感受生活和表现生活的崭新思维方式，以及在译成汉语之后仍能领略到蒙古族文学语言的语境美。”（见《杭盖草原的牧歌》——序《满都麦小说选》一文，作家出版社1999年8月版）

当然，我们自己也有相当充足的理由阐明：在我们看来，满都麦先生的小说创作，不仅尽其最大可能地裸呈了蒙古族母语文学精神的特有风范，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关于中国人学的新的审美视野。他用极具机灵而又睿智、洒脱而又凝重的艺术语言，把母语民族生命几近生存状态——汇同整个人类命运的玄奥轨迹，进行了史诗般的高度浓缩和冶炼、浸透和扩展，自然而形象地彰显了蒙古民族的精神宗教和生活哲学，以及历史的演变和文化的底蕴。具体而言，满都麦先生的重大贡献在于：善于运用小说本体的美感，不露痕迹地对通常意义上的“草原文学”、“感恩文学”、“粉饰文学”、“暴露文学”、“感伤文学”、“媚俗文学”等等的颠覆与超越。与此同时，还自觉地为当代汉语言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一面难能可贵的审美明镜。这绝不是妄断。谁要是对此不服气的话，那么，就请静下心来，不妨认认真真地研读《三重祈祷》、《圣火》、《祭火》、《元火》、《四耳狼与猎人》、《马嘶·狗吠·人泣》等中、短篇作品，然后再来摆谈自己的深切感受，如何？